



## 从《秋深帖》里看 赵孟頫和管道昇的鹣鲽情深

他用自己所能想到的所有美好形容词概括了她的一生。他应当也毫不介意，后世的人说起管道昇，都称她为“管夫人”，而不是赵夫人，她是他的妻子，不仅仅是他九个孩子的母亲，她也是她自己，一个出色的艺术家，一个优秀的女诗人。

□ 撰稿 | 李 舒

秋深时节，想谈一谈正在香港故宫博物院展出的赵孟頫行书《秋深帖》。《秋深帖》是一封家信，写信的人叫“道昇”——她的全名叫管道昇，赵孟頫的妻子：

道昇跪复婶婶夫人妆前，道昇久不奉字，不胜驰想，秋深渐寒，计惟履履请安。近尊堂太夫人与令侄吉师父，皆在此一再相会，想婶婶亦已知之，兹有蜜果四盃，糖霜饼四包，郎君鲞廿尾，烛百条拜纳，

聊见微意，辱略物领，诚感当何如。未会晤间，冀对时珍爱，官人不别作书，附此致意，三总管想即日安胜，郎娘悉佳。不宣，九月廿日，道昇跪复。

大约很久不给婶婶写信了，所以上来说“久不奉字”，秋深渐寒，是问安的引子，亲戚之间的来往，聊表一点心意。“盃”是小匣子，蜜果大约是蜜饯，糖霜饼就是蔗糖饼，南宋绍兴年间有一本《糖霜谱》，

上图：《秋深帖》。

里面交代了糖霜饼的做法：“不以斤两，细研，劈松子或胡桃肉，研和匀如酥蜜，食模脱成。模方圆雕花各随意，长不过寸。”“郎君鲞”就是黄鱼鲞，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记录过，南宋地方志《宝庆四明志》载：“（黄鱼）盐之可经年，谓之郎君鲞。”之所以戏称“郎君”，是因为浙东沿海一带过去有“毛脚女婿”拜见丈母娘带鲞上门的规矩。

这是一封看起来颇为普通的家